责编:杜恩亮 美编:张 晓 组版:张宗健 校对:周万琴 E-mail:ztrbbjb@126.com

藏在洒渔烟柳里的日常诗意

杜恩亮

当晨雾从洒渔河的水面缓缓升起,两岸绵延60多公里的2万余株垂柳便在薄雾中摇曳生姿,这便是“昭阳八景”里的“洒渔烟柳”。从清代光绪年间进士谢文翘提笔写下“河干烟树冪,历落钓人居”的诗句开始,这一岸柳色就不再只是自然风景,而是成了昭通人刻在骨血里的人文印记,顺着朱提文化的脉络,流淌过乌蒙山间的岁岁年年。

昭通的柳树,从来不是凭空生长的景致。100多年前,洒渔河畔的彝汉先民为了护堤保埂,在河岸栽下一株株柳树,年深日久便连成了绿柳长廊。他们在柳树下耕作,在柳树边织网,不同民族的烟火气顺着柳丝缠绕在一起,让这片柳树成了各民族共生共荣的见证。如今,那些树龄超百年的柳树依旧伫立河畔,树干早已皲裂如鳞,枝条却年年长出新绿。两岸的柳丝在风里遥遥相牵,像极了这片土地上各族群众手挽着手的模样,把共居、共耕、共守的故事藏进了每一片晃动的柳叶里。

这片柳色,也承载着昭通人所有的日常诗意。春日,柳树抽出新芽,附近的村民便提着篮子到树下挖野菜,柳絮随风飘落,把春天的消息带到了河岸的每一个角落;夏日,浓荫遮蔽河面,铺展开连片清凉,放学归来的孩童光着脚丫在浅滩处踩水,柳丝拂过他们的肩头,把笑声揉进了河流里;秋日,柳色尚未褪尽,岸边的万亩苹果园便已果香四溢,果农坐在柳树下歇脚,把擦汗的毛巾搭在树干上,一年的丰收便在柳树的注视下落了地。哪怕到了冬日,雪花覆满枝条,柳树也像一条静卧的苍龙,守护着河畔的人家,等待来年春风。

从前,走南闯北的人们离家时总要折一枝洒渔的垂柳塞进行囊。纵使在他乡看见别的柳树,心里惦念的,依旧是洒渔河上那片薄雾缭绕的烟柳。

柳树的温柔,也和昭通厚重的文脉悄然相融。从古代文人吟咏的诗篇,到如今昭通作家在文字里反复描写的故乡风物,洒渔烟柳始终是绕不开的文学意象。那些从乌蒙山里走出来的作家们,把柳树的柔韧写进了故事里,就像昭通人于群山之间开辟道路、在荒坡上种出果树、在异乡里打拼出崭新生活。柳树虽然没有松柏的苍劲刚直,却凭着千万条柔枝牢牢守住河岸,恰似昭通人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,把“昭明通达”的美好愿景一步步变为现实。近年来热度渐起的庭院剧在昭通古城上演,台下的观众在看戏文时,脑海里总会浮现洒渔河畔的柳色,那是深植于所有昭通人记忆里的共同底色。

如今,新修建的步道顺着柳岸蜿蜒伸展,路旁茶舍里飘出热茶的香气,慕名而来的游客漫步烟柳长廊。他们看见的不只是一片朦胧如画的风景,更是昭通人沉淀多年的生活智慧与人文情怀。柳树不会说话,却用根须紧紧抓住乌蒙大地的泥土,把各民族和睦相守的故事、市井烟火的诗意、文脉传承的温度,全都悄悄藏进了年年新发的柳芽里。当清风拂过洒渔河,柳浪层层翻涌,这便是昭通最温柔也最动人的声音。

柳林深处菌香远

李才蝶 文/图

雨季一到,湿润的山野里,到处都弥漫着野生菌的清香。

近来,微信朋友圈里经常看到晒捡野生菌的图片。几个妹妹早已按捺不住,七嘴八舌地敲定了上山捡菌子的日子。她们约好碰头的地点,分头采买工具和零食,想借着捡菌子的由头带孩子们外出郊游,既能品尝山野鲜味,又能放松身心。

我以要上班为由婉拒了邀约,心里却很清楚,自己是怕翻山越岭,弄得满身泥污,最后只捡回几朵不知名的菌子。这样的趣事年年上演,家人们却依旧乐此不疲。等她们挎着空篮子、浑身泥点回到家中,父亲总在一旁打趣:“把油费和买零食的钱拿去集市买菌子,恐怕都够吃好几顿了。”

天刚蒙蒙亮,微信群里便响起此起彼伏的语音和视频声,催促大伙儿赶紧出门,那闹哄哄的场景像极了小时候奶奶家房梁上的那一窝麻雀。每当大公鸡跳上草垛,扯着嗓子报完晓,麻雀便紧跟着叽叽喳喳地叫起来。好几次我找来竹竿想把它们赶走,都被奶奶拦了下来。奶奶总说,同住一个屋檐下,这些麻雀就像家里的一分子,早已听惯了它们的动静,若是哪天不吵反而会觉得少了点什么。

记忆里,奶奶家门前有一大片柳树林。每到七八月雨水丰沛的时候,大自然便奉上最慷慨的馈赠——漫山遍野、取之不竭的柳树菌。

那时候周边住户多,想要吃到新鲜菌子就得早起。奶奶总把“早起的鸟儿有虫吃”挂在嘴边,天天鞭策我和几个妹妹早早起身去捡菌子。浓密的柳荫下,淡黄色的菌帽滑溜溜的,一簇簇、一片片从落叶堆里探出头,在细碎洒落的阳光下蓬勃生长、生机盎然。不用翻山越岭,顺着柳树根扒开落叶和杂草,不一会儿就能把篮子装得满满当当。

奶奶说:“这种菌子只生长在柳树周边,越是靠近树干的位置,菌子长得越是繁茂,所以祖祖辈辈都叫它柳树菌。”这让我想起了大姐家的板栗林,每到入秋捡板栗时,总能遇见一种淡紫色的漂亮菌子,大家都叫它板栗菌,想来也是依着生长的树木取的名。

记得有一次在树林里捡菌子,我看见一截腐朽的老柳树静静地躺在树荫里,树干四周密密麻麻地长满了大大小小的柳树菌,好似一群依偎在母亲怀里嗷嗷待哺的孩子。耗尽生机和心血的老柳树,正用自己残破的身躯默默滋养着这些小生命。纵然自身的生命已然走到尽头,它依旧义无反顾地托举新生。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了,草木生灵之间的这份羁绊同样令人动容。

柳树菌。

捡回家的柳树菌很干净,只需刮掉根部附着的泥土,从石缸里舀两瓢清水轻轻漂洗,沥干水分就能下锅。炒制柳树菌的佐料很简单,几瓣大蒜、几把青辣椒、一小捆韭菜就足够。柳树菌无毒,不用焯水,先把大蒜倒进油锅里爆香,再放入青辣椒、韭菜快速翻炒,最后倒入柳树菌,加一勺盐、小半勺花椒油,翻炒片刻即可出锅。舀上满满一勺柳树菌,配上爷爷在地炉上焖煮的锅巴饭,就算一桌只有这一道菜,也能吃得心满意足。

在电磁炉、电饭锅尚未普及的年代,村里家家户户取暖做饭都靠地炉。我家老屋的水泥地上,嵌着一个敦实厚重的老式水泥地炉,炉壁早已被烟火熏得黝黑发亮。平日里添上木柴,再放上几块煤炭,盖上炉盖,不多时煤块便烧得通红,暖意顺着水泥地面漫开,整间屋子都暖洋洋的。

爷爷最爱吃锅巴饭,每天清晨干完农活回家,他都会哼着小调慢悠悠地坐到地炉旁,耐心地等待锅里的米汤缓缓收干。他不慌不忙地拿炉盖掩住大部分炉口,只留中间一圈细缝,借着炭火的余温缓缓转动锅身烘烤。待锅里传来“滋滋啦啦”的声响,便知道饭已焖好。揭开锅盖的一瞬间,焦香裹挟着米香弥漫了整间屋子。金黄酥脆的锅巴饭配上鲜美的柳树菌,那股诱人的香味萦绕了我的整个童年。

多年后重返故土,往日那片郁郁葱葱的柳树林早已不见踪迹,原址上建起了一栋崭新的小洋房。我站在屋子前,心里头空落落的,儿时和伙伴们在林中躲猫猫、捉虫子、爬树嬉戏的画面,一幕幕地在脑海中浮现。父亲告诉我,这片林子原是邻居家的,他家儿子事业有所成就后,便回村修建新房,希望在家乡留住一份根脉。整片柳树林前后砍伐了1个多月,木料一部分留作自用,一部分低价卖了出去。我真切感受到:独属于我的柳树菌、地炉、锅巴饭,还有和爷爷奶奶度过的那段暖意融融的时光,都随着柳树林的消失,在记忆里渐渐淡去。

时至今日,每当遇见柳树林,我总会下意识地蹲下身子,扒开树根旁的杂草寻找柳树菌,想借着一朵小小的菌子,让步入中年的自己和那个跟着小伙伴们捡菌子的小小身影,于时光深处再度相逢,却次次都失望而归。每到雨季,街头巷尾都会摆满琳琅满目的野生菌,可我再也没有遇见过记忆里的柳树菌。这些年来,我尝过各式各样的野生菌,却始终找不到当年那盘柳树菌的滋味。

儿时围在灶台边记下的炒柳树菌的做法,我记了20多年。如今我也成了母亲,每次给孩子们炒制菌子,我都会照着当年奶奶的步骤来做,哪怕不是柳树菌也无妨。我心里清楚,自己想要复刻的,从来不是菌子本身的味道,而是想把祖辈给予我的那份疼爱,借着一盘温热的炒菌子,一代一代延续下去。

盐津:苗族芦笙舞的传承与坚守

黄成元

雾霭萦绕在滇东北群山的山尖,青白色的云影像半幅未织完的软纱,静静地垂落在盐津县滩头乡生基村的半山腰。在这个苗族人口占比近90%的村寨,断断续续的芦笙声穿透薄雾悠悠飘来,曲调绵长又舒缓。循着乐声望去,院坝里,10余名苗族男子正捧着芦笙翩翩起舞。他们忽而俯低身子,忽而昂首仰起,芦笙管在空中划出圆润的弧线,那些婉转的音符不似从唇边吹奏而出,倒像是从舒展舞动的肢体里一点点流淌出来的。

古笙吹自岁月深处

盐津苗族芦笙舞的根脉,深植于数百年前苗族先民迁徙的足迹里。先辈们跋山涉水落脚于此,把对故土的惦念、对先祖的追思,全都编进了芦笙舞的曲调里。

起初,芦笙舞只用于庄重肃穆的场合,后来渐渐融入苗家人的喜怒哀乐。时至今日,它早已成了当地群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陪伴。村寨里的老人们常说,芦笙是一种会说话的乐器:迎客,有迎客的曲调;婚嫁,有与之相配的舞步。即便是在田间地头劳作休憩时,随手吹奏一小段,悠扬的芦笙声里仿佛都浸着稻花的甜香。

代代相传 笙声不息

说起芦笙,村寨里的人总会提起杨国庭老人。杨国庭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吹奏芦笙的好手,怀里总揣着一把老芦笙,吹了大半辈子的他,能把几十种曲调演绎出各种各样的韵味。

杨国庭的儿子杨文举、杨文华、杨文忠自幼就伴着父亲的笙声长大。杨文举还记得儿时的冬夜,父亲在火塘边一边烘烤受潮的芦笙竹管,一边低声哼唱古老的曲调。那些旋律里藏着先民渡江的号子、狩猎归来的欢呼,还有月下恋歌的缠绵。“阿爸说,芦笙是苗家的魂,绝对不能丢。”如今已是村里芦笙舞骨干的杨文举,总爱从墙上取下父亲留下的旧芦笙,摩挲着被岁月与掌心磨得发亮的笙斗,眼角漾起浅浅的笑意。杨文华擅长高难度的“叠罗汉”和“栽桩”,舞姿刚健时宛若鹰隼俯冲,轻盈时又似柳絮飘舞。杨文忠则在传统曲调里融入创新元素,让老腔焕发出轻快的时代气息,笙声起落之间,恰似苍劲的古树悄悄萌发了新芽。

今年端午节期间,生基村举办花山节,场坪上人山人海,银饰与彩衣交相辉映。山风拂过,瞬间响起一片叮叮当当的声响,仿佛串起了满坡摇曳的月光。现场最动人的一幕,当数杨文举、杨文华带着各自的孙辈同台献技。六七岁的孩童踩着鼓点,步履略有几分踉跄,神情却格外专注,小手紧紧攥住爷爷的衣角。两位老人稳稳举着芦笙,每一次转身都特意放慢半拍,好让身后的小孙子跟上节奏。

阳光下,祖孙4人的身影时而交叠、时而分开,悠扬的笙声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音色:一种苍劲浑厚,如同老树盘根扎进泥土;一种清亮稚拙,好似新芽钻出石缝。一曲奏罢,场下掌声如雷,杨文举、杨文华擦了擦额头的汗水,把孙辈搂进怀里低声叮嘱:“明年你要独自吹奏了。”孩子攥着爷爷亲手制作的小芦笙使劲点头,竹管上新鲜的刀痕还清晰可见。这一幕被不少游客用手机记录下来,也深深镌刻在村寨所有人的心底。文化传承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,而是老人俯身弯腰,带领后辈接过芦笙的那一瞬间。

后浪奔涌 古调新声

在外务工多年的安建宁,是年轻一辈里最亮眼的芦笙舞传承人。早年在外漂泊时,他每次回乡听见芦笙响,心底便会被那熟悉的旋律牵动,久久难以平静。3年前,他毅然选择返乡,拜入杨文举门下从零开始刻苦练习。手指被磨出厚厚的老茧,嘴唇吹裂了一次又一次,旧伤尚未愈合,又磨出新的伤口……但他从未放弃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如今,安建宁已是村里最年轻的芦笙舞指导员。他的舞姿刚健利落,能一边吹奏芦笙,一边完成“滚地翻身”“单腿悬旋”等高难度动作,气息绵长如涓涓溪流,笙声自始至终连绵不绝。

“既要守住老一辈的调子,也要让现在的年轻人看得懂、愿意看。”安建宁正尝试把现代编舞理念融入芦笙舞创作。由他编排的组舞《迁徙·新生》,在保留传统舞步的基础上,加入了昂扬明快的新节奏,今年花山节首次登台展演,便吸引了不少外村青年专程赶来拜师学艺。

安建宁的芦笙小课堂常常开设在黄昏时分。给孩子们授课时,他总会蹲下身子,一字一句地耐心讲解:“吹好芦笙的关键在于一口气——气息吹得均匀,调子自然就平稳。”夕阳斜挂在村口老槐树的树梢,把一大一小的身影拉得斜长,悠扬的笙声乘着余晖缓缓飘向远处的山梁。

不远处,杨文忠坐在屋檐下修补旧芦笙,竹屑簌簌落在膝头,他眯着眼用小刀细细打磨簧片,如同雕琢一件珍贵玉器。田埂上,杨文举牵着小孙子缓步前行,孩子踮起脚尖,伸手想去触碰爷爷手中的笙管,一大一小两道身影沐浴在暖意融融的夕阳里。

山风送来断断续续的乐声,时而激越奔放,似飞瀑坠落山涧;时而婉转低回,如细语呢喃。这门从远古祭祀烟火里走出来的艺术,早已突破单一仪式的局限,发展为集歌、舞、乐于一体的完整形态,如同老树生发出万千枝丫,每一根枝条都承载着苗家人的心事与喜乐,成为盐津少数民族文化血脉里不可替代的一抹亮色,浸润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寸山水。

春风拂面 再续新章

非遗保护落地见效、乡村振兴纵深推进、文旅融合不断发展……一股股带着暖意的文化春风吹过山野,把种子撒进生基村的泥土里,生根、发芽、抽枝,绽放出的,是非遗培训班里一双双认真的眼睛,是花山节现场如潮水般的掌声,是远道而来的游客举起相机时脱口而出的那一声声惊叹。

盐津县苗学会会长熊远银说:“我们开办了大大小小的培训班,鼓励家家户户都参与进来,不是为了表演给谁看,而是要让芦笙真正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。”如今,苗族芦笙舞早已不再局限于村寨内部的自娱自乐,它正慢慢敞开怀抱,成为盐津文旅一张富有生命力的特色名片。从笙管间流淌而出的婉转曲调,为游客打开了一扇了解苗乡、读懂苗乡的窗户,窗里窗外,皆是烟火升腾的鲜活日常。

暮色渐浓,当最后一缕天光隐没于山梁,不知村寨哪一户人家的芦笙又响了起来,悠扬的曲调在山坳间回荡,宛如一只温润柔软的手轻轻抚过家家户户的屋顶。对于生基村的村民来说,芦笙舞从来不需要刻意去保护:它是晨起时的一声吆喝,是日落时的一段踏步,是杨国庭掌心那把旧芦笙磨出的包浆,也是孩童学习舞步时笨拙却无比专注的模样。

所谓的坚守与传承,不过是一代代人俯身拾起先辈留下的曲调,又直起腰来,稳稳将这项技艺交到年轻人手中。晚风中,悠扬的乐声越飘越远,仿佛要绵延至次日清晨那片青白色的薄雾里,奔赴属于它的、正在到来的明亮未来。